



南斯拉夫
資料續編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印

(北京千面胡同27号)

本社內部发行組发行

定价：每册三元

195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公厘 $\frac{3}{32}$ 字数 624,000

印张 27·插頁 4·印数 1—15,000

統一書号 3003·387

目 录

尔·伊：資本主义变了嗎？	1
亞·达維巧：魯緬采夫同志怎样了解集中以 及在他看来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什么是主 要的	8
腊特科維奇：社会与組織	15
貝戈維奇：指責和事实	44
鉄托：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 邦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的发言	60
馬尔科維奇：論我国农业扩大再生产問題	71
伏克曼諾維奇：对“战斗报”关于南斯拉夫經 济发展远景的一些問題的答复(摘要)	92
鉄托在“五一”前夕对“战斗报”社长和外交編 輯的談話	100
斯·科馬尔：关于目前农业和合作化情况及 其发展远景的报告	112
鉄托：对“政治报”社长和总編輯所提問題的 回答	128
鉄托：在馬其頓弗魯多克村一个水电站的第 一部发电机开始发电的典礼上的演說	135
卡德爾：談社会主义意識形态等問題	147
鉄托：在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的演說	149

德·薩拉伊：南斯拉夫生产者自治的經驗和 远景.....	157
鐵托：答美国哥倫比亞广播公司記者愛德 華·穆羅問.....	190
鐵托：关于当前的几个国际問題.....	203
維塞林諾夫：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 (摘要).....	214
貝戈維奇：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文章 (摘要).....	220
伏克曼諾維奇：政治关系和經濟发展.....	223
波波維奇：关于 1957—1961 年社会經濟 发展的报告(摘要).....	234
約·普：两个宣言.....	250
鐵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九次中 央全会上的講話.....	254
兰科維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九次 中央全会上的講話.....	257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九次 全体會議的公报.....	261
戈什尼亞克：关于 1958 年国防預算和停止 接受美援問題的報告(摘要).....	263
鐵托：1958 年新年文告.....	272
米·斯托雅科維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国 际合作.....	280
伏克曼諾維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 就和經驗.....	288

弗·拉什科維奇：論农村所有制性質的变 化(摘要).....	329
鉄托：关于国际局势和南美关系对“紐約时 报”記者的談話.....	333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給 各級組織和領導人的一封信.....	341
卡德爾：南共綱領草案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代 表的选举問題.....	357
鉄托：关于1954—1957年南联邦执行委员会 工作的报告(摘要).....	361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附草案及修 改稿上被删去的条文).....	375
鉄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局势和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設内部发展中的任务.....	609
亞·兰科維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的組織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报告.....	681
愛·卡德爾：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新綱領的报告.....	73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南 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自第六次代表大会 至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間的工作总结报告 (摘要).....	771
弗·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社会主义 国家发展及其“消亡”的問題).....	821
鮑·季赫里：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 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关于苏联“共	

产党人”杂志評南共綱領草案).....	834
鉄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 表大会上的閉幕詞.....	84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关 于今后任务的決議.....	844

資本主义变了嗎？

(原載“我們的實況”雜誌 1956年10月号)

尔·伊

不久前莫斯科的两期“新时代”杂志上刊载了齐林的“資本主义变了嗎？”一篇文章。既然这是用九种外国文字出版的有声誉的杂志，而談的問題又特別有意义，所以談談这篇文章的某些論点无疑将是有益的。

資本主义的变化实际上不外是这些問題：什么是現代的社会經濟本质，它表現为什么形式，它的发展趋向如何，它的力量如何，这些力量又如何参与这个制度的发展。这些問題不仅是科学的和理論的問題，它也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政治观点。对时代的評價实质上是决定和研究政治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不正确的、表面的或是不全面的評價，正如历史上最新的經驗所清楚証明，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出不符合历史条件和情况的政策，产生不良結果的政策。齐林的文章开头首先作了思想政治上的判断。作者說，問題是西方現在常常提出資本主义变了嗎的問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照例，这不是由馬克思主义者，而往往是由馬克思主义的敌人提出来的。

应当指出，齐林的这种說法至少是令人奇怪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不仅承認，而且关心地注視和弄清資本主义的动向和变化，因为他們是馬克思主义者、辯証論者，他們以社会生活是經常运动和变化的这种观点为根据，而且他們在这样做。事先就想把对于目前发展中的各种現象和新事实的任何分析，对于在这些現象和事实之間建立相互联系，从而得出相应的結論的

任何嘗試，都視為“禁忌”——這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行動方法，不能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

齊林認為，近一百年來，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就是1916年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一書中所講到的變化。這就是全部。他認為，大壟斷組織的形成，自由競爭的被排擠，銀行作用的增長，資本輸出的增加，資本主義寄生性的加深，各種矛盾的尖銳化，這就是現階段（正象五十年前一樣）的特點。齊林在文章的末了又對資本主義的這些特點補充了這麼一句：“資本主義變了。它不是上一世紀富有朝氣向前看的‘快活人’。它是垂死的破產者。它保持了年青時候的一切缺陷，而喪失了青年時代的樂觀和自信。這是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社會臆想主義者的藥方——不論用經濟軍事化的醫蛭、‘專家’觀察下的‘計劃制度’、電療、古方的止痛催眠術，對他都不會有效，這種禍害需用各種言辭來粉飾。”

根據齊林的意見，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特點。他沒有考慮到一項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事實，在許多國家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作用大大地增長了。而這一事實可以作為1929年危機以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這一階段的特徵。這種現象——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作用的增加——日益增長、具有愈來愈廣泛的範圍和擴大的影響，因此，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情況同前一階段比較起來，有了很大的變化。

國家經濟作用的提高在大多數國家中表現為下列現象：國家或者是作為一個直接投資者、或者是作為一個私人資本的控制者和指導部門而成為投資方面的決定性因素。它通過稅務系統、財政信貸等措施來積累資本，並且使得國民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由它來進行再分配。在世界各國，國家經濟成分不斷增長。國家決定外匯行情。對外經濟關係現在僅由國家政權決

定等等。国家履行这些职能,占据了这些障地后,就变成了一种经济力量。它用种种方式使私人資本和私人資本主义壟断的自由和独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經濟結構——国家資本主义,在这种結構中資本主义的某些規律不起作用或者无足輕重了。国家資本主义限制私有财产和資本的自由流动,并且表现出完全否定私有财产和資本自由流动的傾向。

为什么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对現代世界的这一切分析或其他現象的發現是不可思議的呢?难道新条件下这种經濟关系的改造不是馬克思所揭露的基本典型冲突嗎?不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冲突嗎?已經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要求必須把它看成是社会生产力,并且在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中寻求解决,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看到了并且大致描述了这一点。自从采取上述措施和其他措施后,由于私人資本沒有能力自己去发展生产力而造成的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障碍消除了,由于私人壟断資本的活动而产生的那种使扩大再生产不可能繼續发展的限制消除了。国家資本主义从危机中成长起来而其目的是克服危机。因此,国家資本主义应当取消某些資本主义規律。国家資本主义在这方面,按照列宁的說法,是“社会主义的初阶”,但“在实质上”却是資本主义,因为它仍然是以雇佣的劳动关系为基础的,是以国家作为所有者对待生产者的关系为基础的,也就是說,生产者同生产資料和生产产品的关系仍然是剝削关系。

在經濟关系方面这种現象是在主要对抗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均衡的条件下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客观发展的过程削弱了资产阶级的障地和实力,资产阶级因而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实行統治了,而工人阶级要掌握社会领导权則还不够强大,国家在对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方面,越来越变得独立自主了,而对社会实行統治。历史上是有过这种情况的,其中最

典型的事实，无疑是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資本主义的时期发生的，当时在削弱了的封建阶级和还没有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均势的基础上组成了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

国家变得独立自主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地，并且变成进行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国家資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以許多官吏作为自己的社会代表。在社会搏斗的战场上，这个社会阶层在为加强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为这种制度继续发展而达到把国家变成唯一的所有者，变成包罗一切的資本家而斗争。

如果说，私人資本家和壟断企业由于没有国家干预就不能克服危机和继续生产过程，因而不得不遭到国家干预，那么这并不是说，这种干预不会使它们极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大家知道，有許多这种干预措施都是在为了克服各式各样的資本家集团的对抗而被迫采取的。另外一些集团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认识到必須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才能在其他方面保持住自己的地位。然而，无论是在反对个别資本家集团的情况下或是在他们参加下实行的某种国家資本主义措施，都削弱了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基础。

虽然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经济和社会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然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没有他们参加就不可能建立国家資本主义制度的力量。这一制度的推行者不能不依靠工人阶级；而支持他们实行那些破坏資本家经济力量的措施，使生产资料公有化，对工人阶级也是有好处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国家資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也面临着威胁，因为国家資本主义在按照其固有的内部规律发展的时候，不仅力图实现对資本的完全统治，而且力图使工人阶级完全从属于它。

由此可见，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不再是資本主义社

会中某一階級的机构了，它不再反映和維護这一階級的特殊利益了。这就是对于強調国家脱离社会，国家凌駕于社会之上和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观念的一些說明。然而这一点也同时指出了这种国家的基础是不巩固的。

現代經濟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現象成为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从不同的动机出发，试图对这些現象加以解释。用不着說，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們对这些研究作出批判性估价，这对工人运动是有好处的。然而，齐林对所有这一切研究都抱着同样的否定态度，不管从事这些研究的人是力图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为資產階級保存尽可能多的障地的人，还是社会主义者。

按照齐林的看法，所有这些关于現代社会生活新現象的研究，只要它們的結論是：資本主义在現在已經不是以前的資本主义，或者現在已經不是資本主义，那就是某种“思想模拟”，也就是資產階級和改良主义理論家为了以新言詞掩盖旧本質去欺騙羣众而想出来的一套鬼把戏。

齐林在同指出资本主义变化的人論战的时候，特別駁斥这样一种理論：在国家的作用和經濟职能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技术統治阶层在社会經濟生活中起着某种比較独立和比較大的作用，在社会的社会階級結構上有了变化。齐林指出，工人階級参加利潤分配和企业管理的口号，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是一种幻想。齐林还坚持認為，工人階級的状况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已經恶化，剝削变得更殘酷，剝削程度更加深了（“榨取血汗的本領提高了”）。

齐林認為，資本主义各国所实行的国有化是有利于資本家的。他指出，实行国有化时是有补偿的，而且实行国有化的是那些需要巨額投資的技术落后部門。“壟断企业的支出国有化和

收入穩定化，這就是資本主義國有化的實質。國有化的企業不僅變成了富人發財的直接泉源，而且變成了富人發財的新的泉源。”

在進一步採取國有化的措施方面，不管人們怎麼想，不管他們提出什麼樣的意見，結論只有一點：就是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在實施國有化的時候，是否把收歸國有的財產價值償還給私有主的問題，並不能改變國有化的社會經濟本質。在西方國家中，國有化首先從特別需要投資的落後的經濟部門開始，這一事實證明，經濟的過程不能再在舊的形式上發展下去，必須由國家干預經濟，齊林不明白這個現象的基礎和實質，因此把這種現象解釋為不過是資本家巧妙的詭計而已。

齊林否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可以在國家經濟職能方面進行什麼革命，就是說，可以從“守夜人”轉為“經濟發展的主导力量和組織力量”。“這個理論的毛病是，它竭力想証實一種不能証實的事情：仿佛資產階級國家現在可以取消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這就自然而然會得到一種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會在資本主義內部逐漸‘成熟’。”這兩句話是齊林想用以推翻關於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職能和作用特別增大的論點（這個論點反映着現時代處處表現出的特點）的唯一論據。

很難理解，他的所謂“自然而然會得到一種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會在資本主義內部逐漸‘成熟’”這個警告是什麼意思。應該放棄這個觀點嗎？可是，順便說一句，這是馬克思的觀點（“……當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借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懷抱里成熟以前，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是從來不會出現的。”），並且反映了當前的发展，因為社會主義的因素和力量就是在資本主義內部積累和“成熟的”。順便提一提，斯大林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是資本主義形式在資產階級革命之

前就形成了，而社会主义的社会因素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能形成。上面所援引的齐林的論据显然是根据斯大林的公式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离开馬克思主义太远了。

齐林不理解国家在現代世界发展的最新阶段上的作用，当然也就不会理解到和国家这种作用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現象。国家这种作用的结果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公務員阶层、官吏阶层。这种阶层在数目上日益增加，在加强国家职能、国家凌駕于社会之上的职能的基础上、在社会結構和阶级力量之間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它的社会作用也日益增加。齐林不理解工人阶级为爭取分享利潤和参加管理而斗争的意义。

齐林的文章整个地說来不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經济生活中新的、当前的現象的结果，而是某种想靠着过去某一个时期曾經有效的判断或者靠着永远也不能代表什么的死板公式来解释这种現象的产物。

魯緬采夫同志怎样了解集中 以及在他看来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 什么是主要的

(原載 1957 年 1 月 12 日“經濟政治”杂志)

亞·达維巧

魯緬采夫同志在“共产党人”杂志(莫斯科, 1956 年 12 月)上刊載的大篇文章中,企图和卡德爾同志在議会上討論 1957 年度社会計划基础时发表的演說中所闡述的观点进行辯論。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不得不首先提到所选择的論战方法。使用各种引号、惊嘆号、諷刺的俗語和甜蜜的詩句(“除了微笑,什么也不能給你”),来造成符合情况的气氛,这就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一种方法,我們也不愿意向“共产党人”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剽窃这种方法。我們之所以說要企图进行辯論,純粹是因为魯緬采夫的文章几乎一半是由引証和各种形容語构成的,而另一半的一大部分是由魯緬采夫对那些想要駁斥的观点的錯誤質問构成的。其余部分也只是一半是真理,例如:

为了証明在我国所实行的分散管理制的缺点,魯緬采夫問道:

“采取分散管理的方針之后,工业品的价格是否減低了呢?”他立刻就回答說:“沒有!”

他在回答后引証了一些論据:“1955 年零售价格总指数比 1952 年零售价格的平均指数上升了 27%”。

魯緬采夫說得对。从 1952 年起,跟現在比較起来,零售价

格是提高了。为什么魯緬采夫引用的这个事实,实际上是半真理。其簡單原因就是价格上涨本身决不能証明什么东西。如果工資仍然不变,或者工資減少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証明分散管理对生活水平发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要知道魯緬采夫关于这一点連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好象价格水平是生活水平的唯一指标。更沒有談到生活水平只是和分散管理有联系的呢,还是比方說和經濟的客观发展有联系。引証某一个对經濟即使了解不多的人來說沒有任何意义的孤立事实,并且揮动这个事实当作胜利的旗帜(而魯緬采夫利用問号和惊嘆号来这样做),客气一点說,这是半真理的論据。即使接二連三引用許多半真理也不能就說是一个真理。恰恰相反!

例如,有一个辯論的人,从苏联农村照明用的煤油需要量比1913年少这样一个不可反駁的事实而得出結論說,苏联农村的生活水平低于沙皇制度时代,魯緬采夫对这样的人要說些什么呢?魯緬采夫同志对这种冒牌經濟学家一定会說,情况完全相反,就是說,照明用的煤油需要量的減少証明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因为农村电气化了,这就是无可反駁的事实。魯緬采夫同志大概也会同我們一样作出結論,說这种經濟学家所使用的是半真理。

現在我們轉而談談几个重大的問題,这些問題是魯緬采夫为要“唯一正确地”說明它們而曾提到过的。这也許对所有人來說并不是“共产党人”杂志上这篇文章中的极重要部分。我們認為,这篇文章作者的所有一切观点的实質,他写作和提出論据时利用来作为出发点的基础正是在于这些部分。

集 中

魯緬采夫同志把卡德爾同志在議会上談得非常广泛的我国

分散管理政策几乎同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論。为了証明分散管理制的毫无根据和集中的必要性,如果我們沒有了解錯的話,魯緬采夫就很多次引用引証而这样断言說:

国家机构和經济机构應該整个地变为一部統一的大机器,变为統一的經济机体。生产和彼此在經济上受制約的經济生活的各个过程之間的联系,是作为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人們的集体智慧所創造的規律表現出来的。随着大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生产的物質条件更加要求扩大社会生产中的权威的范围。社会历史在其整个发展进程中証明,社会发展是从零散轉到生产的积聚和集中。“难道各个发达的工业国在无产階級革命胜利后一定要重新再走分散管理制的道路嗎?难道應該把現代大工业硬塞到旧的,早已被推翻的形式中去嗎?这不会是退步嗎?”

我們且把現代大工业同經济管理集中的必要性的对比放在一边。我們沒有犯錯誤,而在苏联,比方說在領導大工业方面也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散管理,使企业和生产技术部門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是,順便提一下,这不是重要的。我們来談談集中問題。

在我們看来,集中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在自由市場存在的条件下能保証实现为扩大再生产无限发展所必需的那些条件和比例。其次,为了保証技术过程和技术作业过程要求集中实现一定职能的那些工业部門和农业部門中的正确的生产过程,我們需要有集中。我們为了消除我国經济中的不相称現象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集中。

我們具有这种程度的集中,或者通过对个别的經济职能的分析来实现这种程度的集中。我們有联邦国民議会通过的社会計劃,有許多由中央机关实行的經济职能,有中央基金。这就是我們的实践,这也可从卡德爾同志的演說中明显地看出来,他十

分确切地说过：

“共同的社会利益要求有相应的高级机构和特别基金以及若干中央职能，但是，其权力和权限应该适应于共同基础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利益。”

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分散管理制而来的是直接生产者在区、县、共和国、联邦范围内的民主联合过程；而后根据所谓直线，即在协会、院范围内的民主联合过程。由此保证实行必要的中央职能，适当地分配中央基金。

可见，鲁緬采夫同志同反对任何集中的人一样，在攻击我们时至少是放空枪。首先驳倒他的是我们的实践和他所反对的那部分发言的错误质问。鲁緬采夫同志激烈地解释集中问题，他避而不谈卡德尔同志发言中的某些论点，不引用我国经济中的实际情况，这些事实只证明一点：鲁緬采夫同志所了解的集中只是他所知道的那种集中，而他认为其他一切几乎都是无政府主义。

当考茨基在反对潘业枯克的斗争中企图利用马克思的有关1850年的关于必须使强力断然集中于国家政权之手的这个引证时，列宁把这样引证称之为“一套把戏”：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无论用旧的国家机器或用新的国家机器，集中制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集合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国家的集中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僚为基础。”①

换句话说，存在有通过旧的国家机器而实行的集中制（即使这一机器具有另一种性质），但也存在有由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及其协会为保证扩大再生产无限发展等等而产生的集中制。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2页。——编者